

春暖花開

三 幕 劇
李 慶 華 著
國際與中國社印行



春 暖 花 開

三 幕 劇

李 慶 華 著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四日

國際中國出版社印行

序

葉紹鈞

二十七年上半年，我在重慶，萬家寶先生主持戲劇學校教務，邀我去教國文。一班同學有二十幾位，都認真「幹戲」。有時見他們念台詞，一句話不嫌重說十遍二十遍，要傳出了劇中人說那句話當時的心情神態才算數。有時見他們製布景，打了圖樣，橫改豎改，改停當之後又鋸木條，調顏色，敲敲打打，塗塗抹抹，一心只在創造出發生劇情的那個小天地來。有幾位同學愛寫劇本，在簡陋萬分的教室裏宿舍裏，一枝鋼筆一枝鉛筆一疊稿紙不離身，想到什麼就急急忙忙寫下來，惟恐湧上心頭的意念一會兒溜走了。寫成了的時候，萬先生是一定要過目的，因為他是內行，同學們非請他批評指點不可。而我這個國文教員也有先覩為快的權利，半年之間，看實看了不少。在其間，我記得李慶華君寫得最勤最多。

到如今七年了，當時的同學散在各地，都還保「十幹戲」以遺是很可喜的事情。所謂「十住崗位」是於今太難了，而他們這樣正是「守住崗位」。尤其可喜的，他們都有高度的進展，當演員的，當導演的，接續感動了觀眾的心，姓名傳播在觀眾的耳頭。愛寫劇本的李慶華君也如此，他寫舞台劇與劇壇，在戲院裏，在部隊裏，在廣播電台裏，把他的思想貢獻給觀眾與聽衆，樂此不疲。而造詣漸深，本報記者，曾親見其

現在李君刊印他的「春燈花開」劇本，囑我寫篇序文。我把劇本讀過了，覺得所寫那些平凡人物，好像就是我們經常遇見的，他們的聲音笑貌使我們的耳邊，在我們的眼前。至於批評的話，因為我不懂文學理論，我不敢說。我只願李君繼續樂此不疲來「輩子一輪戲」，「輩子做劇本，永遠的『前住兩位』」。是「安其園立」。

（其四）喜、謝映今于辛丁，當和伯同學續游香艸，潛數至十四絕二月春風，並可喜的事計。預聞

華售喜景還景送。

而與歐陽文忠公書，其略曰：「予嘗讀史，見古之所謂名將者，未嘗不有過。然其過也，或出於一時之誤，或由於一言之失，而其大過也，則由於一念之不善。此其所以為人也。」

二十二年十一月，蘇軾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。是時，契丹使來，軾上疏言：「臣聞天子之尊，天下共戴，而四方之民，莫不效死。今者，契丹使來，而臣等不敢不賀。然臣竊思，契丹之所以待我者，不過如賓客耳。而我之所以待契丹者，亦不過如敵國耳。此其所以為人也。」

二十三年十一月，蘇軾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。是時，契丹使來，軾上疏言：「臣聞天子之尊，天下共戴，而四方之民，莫不效死。今者，契丹使來，而臣等不敢不賀。然臣竊思，契丹之所以待我者，不過如賓客耳。而我之所以待契丹者，亦不過如敵國耳。此其所以為人也。」

序

孫伏園

本。戰爭期間，生活艱苦，是天經地義。戰爭是全民族，全國家的事，凡屬這國家這民族的「一分子」，誰也不能逃過這個常例。生活艱苦的最大極限是放棄生活，就是說犧牲生命。犧牲生命在戰爭期間也是意中事，是千應該，萬應該的。至於犧牲生命以下的「一切艱苦情況」，其艱苦無論至何程度，都不能與犧牲生命相比的，當然不消說是千應該萬應該的了。

中主不幸，身體有好壞，意志有強弱，教育程度有高下，道德意識轉淺深，因而忍受艱苦的力量甲與乙，乙與丙等等，各有程度的不同。有的人意志強，教育高，道德深，只因身體壞，忍受不住艱苦，結果犧牲了生命。這種生命的犧牲，對於國家的利益雖不能比那些執干戈衛社稷者的直接犧牲，但在道德上的價值是完全相等的。有的人身體好，意志強，但因教育低，道德淺，忍受不了艱苦，於是凡可以免艱苦者，不論用何下賤的方法，他都可以為所欲為。至於身體好，意志強，教育高，道德深的人，自然茹苦如甘，甘之若素的。

上述三類人是機械地有此因必有此果的嗎？也不盡然。譬如第三類人，一切條件都好，只因社會不好，環境不好，他一樣可以受社會環境的習染，衣食住行，奢侈浪費，

總是不佈告如喪，受之若素。第二類人若只要社會好，環境好，總約有辦法，救濟有辦法，還是可以不覺悲壯悲劇。第三類人，則完全視社會環境的好壞為轉移，組織緊密，舉動有力，社會環境好，他便能忍受艱苦，成了好人，否則為避免艱苦，他便成了壞蛋。由此，此路可以為迫殆矣。至第三類人，意志堅，語言高，意識將的人，自然能苦戰苦鬥，社會環境的因著，所以他在戰時生活中心有着重要的地位。對於社會環境有改變的力，是屬於服務文化工作，而戲劇是其重要的重要部分。李應華先生演的「春暖花開」劇本，雖然名氣是無匹風和日麗的風情，而裏面討論的卻是去過的戰時生活的嚴重問題。因為我們不苦，我們曾讀過「春暖花開」劇本，也曾看過「春暖花開」演戲，而且最作著自己扮演劇中主角，印象是極其深刻的。忘人們相看宣傳劇，怕看教訓劇，因為劇中明顯的有教訓的意味，藝術的風趣便減淡了。而李應華先生這個劇本，教育意味的痕跡卻因藝術的熾爛而掩藏了。品至同，話不甜與謝世生命，當然不能歸于應華先生。社會聞者各種人，都有著善惡改變社會之人士，看了本劇一定是喝采的。這是我們目前需要的劇本，不但是反映戰時生活而將戰時生活的片段留與後人，也有歷史價值的劇本。幾年時間，坐部艱苦，夏天無雨，到五月十四日，在重慶九國公園演戲，因

第

一

集

原书空白

伯勤：唔不還纔有去回調。

敏芝：我還以為你該回來了呢……再不去恐怕人家要睡覺了。

伯勤：不會的，我五點兒。

敏芝：我真着急，你為什麼不白天去找人。

伯勤：太忙天都要辦到倒。

敏芝：若太忙在家裏快沒有飯吃了，其你也別太不顧家啊！去出來，太忙，敏芝與自

伯勤：太忙，太忙，把信，裝進信封，乾脆把他老人家接與後方來，敏芝不負責得操心。草草的辦完

伯勤：太忙，太忙，把信，裝進信封，乾脆把他老人家接與後方來，敏芝不負責得操心。草草的辦完

伯勤：太忙，太忙，把信，裝進信封，乾脆把他老人家接與後方來，敏芝不負責得操心。草草的辦完

伯勤：太忙，太忙，把信，裝進信封，乾脆把他老人家接與後方來，敏芝不負責得操心。草草的辦完

伯勤：太忙，太忙，把信，裝進信封，乾脆把他老人家接與後方來，敏芝不負責得操心。草草的辦完

伯勤：太忙，太忙，把信，裝進信封，乾脆把他老人家接與後方來，敏芝不負責得操心。草草的辦完

敏芝：誰願意去，太忙，把這兩價字，掛在嘴上，要是家裏有了這一頓，沒有那一頓，管穿這一件

敏芝：誰願意去，太忙，把這兩價字，掛在嘴上，要是家裏有了這一頓，沒有那一頓，管穿這一件

敏芝：誰願意去，太忙，把這兩價字，掛在嘴上，要是家裏有了這一頓，沒有那一頓，管穿這一件

敏芝：誰願意去，太忙，把這兩價字，掛在嘴上，要是家裏有了這一頓，沒有那一頓，管穿這一件

伯勤：就是整天把生活兩個字掛在嘴上，也不會變成腰纏百萬的富翁啊！

敏芝：那只有問你自己是不是想把生活弄好。

伯勤：我天天都想把生活弄好。

敏芝：你？……不語坐重。

伯勤：你看，目前除開那些背着良心發國難財的人之外，大多數人不都在堅苦中活着麼？這個時候，是大家苦撐的時候，撐到抗戰勝利，大家的生活都會好起來，我不

願意學張鳳山這流的……（搖頭歎氣，不語）

敏芝：張鳳山又怎麼樣？只要是自己用本領賺來的，不是偷來的，搶來的就行。

伯勤：可是那一套剝削欺騙，投機取巧……

敏芝：就怕有人還騙不到手呢！

伯勤：我知道你羨慕他們。

敏芝：至少我不願意這樣的受活罪。

伯勤：我以為生活比我們還苦的不是沒有，譬如後邊的馬科員，周書記，他們過得比我

們恐怕更苦。

敏芝：可是人家總還有個指望，比方馬鵬舉正在想辦法做生意，周小雅也要進……

伯勤：他們想的跟我想的是太不一樣了！

敏芝：一個人活着不過幾十歲的功夫，不爲了吃得暖一點還爲了什麼？可是你就不把家放在心上，不但將來沒有影子，眼前看着都難過了，淪陷區的老太爺

「一次兩次的來信要錢，太爲弟弟的學費也沒有着落，一問你，總是說想辦法，我辦法：真不知道你的辦法在那裏？」

伯勳：「沉默不語。」

敏芝：「你罵人家不學無術，可是人家都過得滿舒服，你就算是滿腹經綸吧，也不能弄得連個家都過不了啊！」

伯勳：「長嘆：想不到你會說這樣的話。」忽然傳來一陣很重的輕桌椅和罵聲。男聲：「整天哭哭啼啼，吵得家裏死了人似的。」女聲：「你不用罵我，反正我也活不久……」

男聲：那末你就給我去死，丟死。

女聲：我病成這個樣子，你還要整天跟我發脾氣。

男聲：我見不得你那副哭喪臉。白日里不鬧個樂子，不是惹起病。從來就難管。

女聲：（哭）

男聲：（大吼）我倒了！六代祖宗的霉！——稍停。

伯觀、聽聽，這也是一對！

敏芝：（有愧色搭訕着）馬太太還在病着。

帝璽：執璽臣。○

每隻一正經立其要門也

伯勤：瞧着吧！

敏芝：太太病得快死了，他還天天吃酒罵街，這種人也不知道什麼心腸。

伯勤：（懇切地解說）一個人受苦，不一定爲了讓人知道，只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，我很慚愧，畢業上既沒有什麼建樹，對國家又沒有什麼貢獻，那末一切，唯要求其心安，只要良心上說得過去，也就夠了，我又何嘗不知道我們生活過得很苦呢，但是在大家生活都很苦的時候，我們跟着苦一點，那苦裏不也有快樂麼？

敏芝：（不能反駁）這個——我知道。

伯勤：（稍慰）所以，敏芝，只要你能夠體諒我，在精神上給我一點幫助，那麼任何壓力我都可以支持的。

敏芝：我就怕到了有一天實在不能活下去的時候……

伯勤：不會的，不會的，只要我們認真苦幹，政府就不會把我們餓死。

敏芝：（稍停）那麼伯勤，我假如我們到了……

（後院傳出一陣打翻了桌子摔碎了碗盞的聲音。……）

女聲：（放聲大哭）你是存心想磨折死我啊！

男聲：你再哭，你再哭，（碰，又摔了一樣東西）我把東西都摔光。

敏芝：又在摔東西。

伯勤：去勸一下（敏芝下）

女聲：（不敢大聲哭，低聲咽氣）鵬舉我們就這兩個茶碗了，你……

男聲：我不要，我全把它摔碎，我，我……

女聲：（低哭）天哪，我為什麼活着？

男聲：（聲音稍低）沒有你，我會到這步田地……

敏芝聲：馬先生，算了，算了，太太有病，什麼事應該忍着一點，夫妻間有什麼不好商量的呢。

男聲：她要跟我作對嗎。

女聲：陳太太，你是個明白人，他，他，（哭不成聲）

敏芝：得了，馬太太，都少說兩句就沒有事哪。

女聲：我，我，我什麼也沒有說呀。

伯勤：唉……

敏芝：好了，好了，馬先生，伯勤在前面，你到前面去坐坐吧。

男聲：咱們回頭再說。

（馬鵬舉上）。

伯勤：馬先生，太太在病着，有什麼事應該忍一忍。

馬鵬舉：（搬離）陳先生，你不知道啊，我這個家實在待不下去了，不把你氣死，也會把

你悶死。

伯勤：其實馬太太到很賢慧的，性情又沉靜！

鵬舉：沉靜？她那種沉靜我可看不慣，陳先生，我這個脾氣你是知道的，凡事我總喜歡求個爽快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好就是好，壞就是壞，什麼事情說個清楚講個明白，就完了，哼！可是我這個太太呀，一天他說不上三句半話，臉上從來沒有個好顏色，就像誰欠了她個債似的，你說整天跟這樣一個活死人，在一起怎麼過得下去？

伯勤：她是有病的人。

鵬舉：咳！陳先生，越是有病越應該想得開呀！

伯勤：馬先生，別怪我說的直，你的酒可真該少喝兩杯。

鵬舉：您不知道，我喝酒也是不得已呀！過這種日子，什麼享受都談不到，酒，這點小嗜好，算什麼？古人過的太平日子尚且借酒消愁，我們生在這亂世，這亂世……

伯勤：要是你不多喝兩杯，剛才也許不會和太太鬧起來了。

鵬舉：天曉得，天曉得，我敢發誓，我的確沒有醉，我剛才還跟一位朋友談做生意的事，我準備着把生活弄得很好呀，可是一進門，聽見他那副哭喪臉，我就完了。她還要伸手要什麼房租？打油？買炭？我搶了人家啦？我發了洋財啦？好像錢是從天上掉下來，又都叫我喝光了似的……

伯勤：馬太太勸你少喝酒也是好意。

鵬舉：她會勸我，她簡直故意和我過不去麼。

伯勤：（沒奈何地一笑）

鵬舉：我的陳先生，你是真的不知道我的苦心啊，我日日夜夜都在打算，時時刻刻都爲她想，我出去找朋友，拜親戚，爲的什麼？還不是爲了做點生意養她的病嗎！

伯勤：對了，能這樣就好。

鵬舉：可是，你說怎麼樣？什麼都弄好了，她，她倒拆起我的台來了！

伯勤：你說馬太太……

鵬舉：是啊，說出你開笑話，現錢我當然拿不出來，我的意思是把她從前結婚時候的證件首飾拿去賣了，換來現錢做股本，而且我還答應她三個月之後原璧歸趙啊！可是你說她怎麼樣，她居然說，她說那是她的棺材本，她怕她死了我把她拋在野地裏不理，您說這種人還算人，還算人？

伯勤：（苦笑）咳！

鵬舉：而且，要是你讓她看病呀！那比要她命還難呢！

（這時候右廂房裏面傳出一陣喧嚷聲，榜着裏面跳出一個人，肩開眼笑，聲氣洋樣的走過來。）

周小雅：好，好，好，二位，這個我可讓我給推了，清一色，還帶不求人，起手便是滿貫牌，怎麼樣？漂亮！一等！

鵬舉：小雅兄近來大概是走運啦？

小雅：不過話又說回來了，靠牌起得好還是沒有用，這還得看你自己有沒有眼力，會不會經營，十三張牌說起來很簡單，可是一張牌打錯了，你就和不了。

鵬舉：你的牌那是早就開名啦。

小雅：想當年兄弟在漢口的時候，對一百三十六張麻將可真下了一翻工夫，我以為打牌有三個要訣，就是看得準，做得狠，打得穩，先要判斷的準確，然後做的狠心，最後就可要打的穩了，其次，還有一個小小的聰明非有不可，就是要隨機應變，兄弟於此道可以說很得些要訣，所以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克，陳先生你以為然否。

伯勤：有道理，有道理。

鵬舉：那末，老兄這一下的進款是相當可觀嗎？

小雅：不多不多，不過千把塊錢。

鵬舉：這比一個月的薪水要多了。

小雅：唉：小牌，小牌，不算大，不算大，想當年在漢口做事的時候，大旅館開着，要

小雅：打就是七天七夜，一動手就是上千塊錢的輸贏，老兄那時候一千塊錢，就是現在

鵬舉：的十幾萬啦，不信，你問伯勤兄。

伯勤：（敷衍）是的！小雅兄以前說過。

小雅：所以現在一兩千塊錢的輸贏，也不過等於以前幾塊錢的輸贏，太小了，太小了。